



论徐照的模拟民歌诗作*

诸葛忆兵

摘要:“永嘉四灵”以写山水著称,然而“永嘉四灵”之首徐照存今诗作中,却有四十余首模拟民歌之作,全部收入《芳兰轩诗集》卷三,表现出诗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对诗作模式更加深入的探索精神。首先,这些诗作反映民生疾苦,尤其关注连绵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诗歌中时时凝聚着民间智慧。其次,这些诗篇中多数与女性题材相关,主要集中于相思离别的主题,徐照所留存的五首词,可与之对照阅读。徐照模拟民歌创作时,有意识拓展创作手法,诗体上向五七言绝句靠拢,口语化程度较高,通俗易懂。且特意汲取“江西诗派”精髓,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方面皆有成功之作。

关键词:徐照;模拟民歌;社会现实;女性题材;另类创作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3)04-0102-08

南宋中后期诗坛,“永嘉四灵”(以下简称“四灵”)名满天下,他们以擅写山水、学习唐人五律之作而著称。“四灵”之首徐照,更是被称许为“上下山水,穿幽透深……后复言唐诗,自君始”^{[1]321-322}。然而,徐照今存诗作中还有四十余首模拟民歌之作,表现出诗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对诗作模式更加深入的探索精神。这部分诗作被宋代诗坛所漠视,当今学界对此也不甚关注。认真研读这部分诗作,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徐照及“四灵”的诗歌创作成就。

一、直面社会现实

徐照《芳兰轩诗集》三卷,有家刻本,徐照生前或有所编辑,现存三卷已有阙失^①。模拟民歌之作,皆收入卷三,可见徐照是有意为之。首推徐照及“四灵”的是永嘉名流叶适,他欣赏徐照“敛情约性,因狭出奇”^{[1]611}。四库馆臣在肯定叶

适观点时,则批评徐照诗歌“取径太狭”^{[2]1389}。换言之,徐照诗作大都描写山水,以及隐逸悠游山水间的闲适情趣,此所谓“因狭出奇”“取径太狭”。如果将视线转移到徐照模拟民歌之作,这种认识就会得到相当的改变。徐照终身未仕,日常生活相对窘迫,诗中时有叹贫嗟穷之语,如“田桑独致贫”(《愁》)、“贫多难事坏清闲”(《山中寄翁卷》)、“未敢怨贫居”(《贫居》)、“贫惟诗送别”(《送翁诚之赴阙》)等^②。所以,徐照对社会中下层生活有相当了解。民歌的精髓之一就是“惟歌生民病”,徐照模拟写作,便以相当篇幅反映民生疾苦。举两首诗作为例:

荻箔争收蚕,瓢轮斗卷丝。未充身上着,先卖给朝饥。(《缲丝曲》)

素练平铺吹不起,夜来垂下天孙机。愁看百尺千尺长,不作游子寒时衣。(《练波曲》)
“如何织纛素,自著蓝缕衣。”(孟郊《织妇辞》)“织者无衣”,是历代关心民生的诗人反复

收稿日期:2023-04-24

*基金项目: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瓯江山水诗路研究”(22WH16ZD)。

作者简介:诸葛忆兵,男,温州大学瓯江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温州 325035),主要从事宋代文史研究。

咏叹的主题,《缲丝曲》以新乐府的形式再度予以表达。织妇“收蚕”“卷丝”辛勤劳作,自己未得衣着,必须卖出充饥。这是一代又一代贫苦百姓的生活悲剧。不仅底层织妇无衣,甚至连略有身份的游子寒士生活也是异常窘迫,天寒缺衣,只能借素波叙说情怀。诗人将“百尺千尺”的素波比作织女纺织的天锦,然美观无用,不解游子寒时无衣的困窘。《练波曲》道出徐照的切身感受,诗中“游子”正是徐照此类下层士人。徐照由于有这样的切身体验,所以更能体会社会底层“先卖给朝饥”的痛苦无奈。两首诗从无衣无食的角度写出下层乃至底层社会的贫穷,写出自己生存的艰难状态。

南宋又一重大社会问题是战祸绵延,民不聊生。宋金签订“隆兴和议”之后,维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开禧年间战火再起。韩侂胄于开禧二年(1206年)发动北伐战争,前后延续三年,宋人败绩,损兵折将,韩侂胄首级被送往金国求和。至嘉定元年(1208年),宋金再度签订“嘉定和议”。这场战祸中,徐照的师长叶适首先身与其事。北伐战役初始,叶适除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再兼沿江制置使,后改兼江淮制置使,主持前线江防工作。宋军失利后,金人随即南侵,叶适在长江沿线艰难阻击,阻挡了金兵南侵的步伐。当时,许多永嘉士人纷纷投身叶适军中,为长江阻击战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四灵”之中,翁卷即前来投军,入叶适江淮幕府。徐照《送翁灵舒游边》云:“孤剑色磨青,深谋秘鬼灵。离山春值雪,忧国夜观星。奏凯边人悦,翻营战地腥。期君归幕下,何石可书名!”钦佩翁卷“忧国”而孤胆投军,推崇其“深谋鬼灵”,期待他建立不世功勋。“嘉定和议”签订后,叶适即遭弹劾,落职还乡,居水心村,与徐照交往频繁。三年后,徐照去世,叶适为其作墓志铭。换言之,徐照对这场战祸有许多了解,永嘉虽非战争一线,但也必然受到战争的深度牵累。徐照“惟歌生民病”之际,便有诸多篇章与军队、战祸相关。例举其中三首:

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一年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小儿作军送文字,旬日一轮怨辛苦。(《促促词》)

战士尸上虫,虫老生翅翼。目怒体甲硬,岂非怨飞激。栉栉北方来,横遮遍天黑。戍妇闻我言,色变气咽逆。良人近战死,尸骸委砂砾。昨夜魂梦归,白骑晓无迹。因知天中蝗,乃是尸上物。仰面久迎视,低头泪双滴。呼儿勿杀害,解系从所适。蝗乎若有知,飞入妾心臆。(《蝗飞高》)

北风萧萧胡马鸣,边人走尽空户庭。黄金埋藏禾米弃,路上逐日空饥行。子西父南弗相守,仰面看日啼无声。生身不合属中土,自昔无时无战争。家桑椹熟生野蛾,兔跳席箕田成坡。一路几州皆荒废,处处战骨平草多。传报将军杀胡虏,取得山河归汉主。残生只愿还本乡,且免后裔有兵祸。(《废居行》)

《促促词》用贫富对比法,写军吏与农户的不同生活状况,揭露社会不公。“东家”为军吏,欢愉欲歌;“西家”为农户,悲苦欲哭,完全生活在两重天地。诗歌对“西家”只是“丈夫力耕长忍饥,老妇勤织长无衣”一笔带过,农家辛勤劳作,依然饥寒交迫。重点是写“东家”的生活无忧和懒惰轻松。“铺兵”“节级”“抄簿”这里都是泛指低级军吏,他们可以足不出户,“一年两度请官衣,每月请米一石五”,衣食无忧。他们“旬日一轮”递送文书,还要怨言辛苦。宋代军队“将骄士惰,徒耗国用,忧世之士屡以为言,竟莫之改”^[3]。徐照将这种令人忧虑的军中状况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现。这应该是非战争时期的情景,以此骄惰之兵出战,后果可想而知。

《蝗飞高》转写军中战死者的悲剧。诗人改用“飞蝗”这样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极富想象力,又更具悲剧性。诗歌跳过战场厮杀之残酷、战死疆场之凄惨等场景,直接从战士尸体腐烂,因而引得蝗虫丛生、绕尸飞舞写起。战死异乡,抛尸疆场,尸骨无收,任意腐烂,蝗虫噬食,一幅幅极度悲惨阴冷的画面呈现于读者眼前。诗人又通过“天中蝗”将疆场战士与居家“戍妇”联系起来。“戍妇”获知“良人”死讯,既不能见最后一面,更无法前去收尸,只能将思念之情寄之“昨夜梦魂”,现实中则寄托于蝗虫,因其据说是来自于死者尸骨。“戍妇”仰视飞蝗,嘱儿“勿杀害”,期盼蝗飞“入心臆”,思念深入骨髓,又极度孤苦无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战争给无

数平民家庭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徐照就是从平民百姓的角度反思战争。

《废居行》写战争给“边民”带来的无穷苦难。他们“废居”出逃,抛弃家产,“路上逐日空饥行”,乃至“尽空户庭”,父子分离,仰面啼泣。备尝颠簸流离、奔波逃难苦楚之后,边民甚至发出如此怨苦之言:“生身不合属中土!”连年战争,田园荒芜,“处处战骨”,“边民”对战争怨恨至极。“传报将军杀胡虏,取得山河归汉主”,与“边民”生活毫无关系,他们只祈求“残生还乡”,“免有兵祸”,能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生活。统治者轻言战争,动辄叫嚣建功立业,“边民”嗤之以鼻。诗歌隐隐是在谴责韩侂胄妄自动的这一场战争。三首诗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军队和战争的现实情景,且都从底层民众的角度出发,难能可贵。

民歌里时时凝聚着民间智慧。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生活哲理的领悟,皆能够在民歌中得以表达。如汉乐府《长歌行》:“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徐照模拟民歌之作,在这方面同样有充分的体现。再举三首为例:

拙鸠营巢杉刺棚,曙出昏入俱不鸣。
双雏脱壳羽翅生,母来哺喂雏无声。鸠能
默默各远祸,一日高飞啄庭果。(《各远祸》)

灏湖春来水拍天,秋来水涸成干田。天地
盈虚不可保,富贵于人岂长好!(《灏湖作》)

劳劳复劳劳,生人半行客。今人行古
道,古道有行役。相逢莫等闲,相离易疏
隔。殷勤红杏花,彻宵对芳席。明年花
开人东西,青鸠食花旧处啼。(《青鸠词》)

保身远祸是人们的本能选择,《各远祸》通过“拙鸠”案例予以表现。鸠虽拙,然营巢、出入、哺喂,皆默默无声,以此“各远祸”,终得“高飞啄庭果”。“远祸”是安居乐业的前提。徐照另有《黄哺歌》写“唐翁钓鱼至黄哺”,得鱼之后“返家急烹煮”,鱼儿中途偶然脱祸,“掉入碧浚千尺深”,但是,“黄哺黄哺又有一渔父,鱼兮鱼兮复遭祸”。江湖虽大,鱼儿不得“远祸”。这首诗反《各远祸》诗意,“远祸”是良好愿望,现实往往与之相反,这是徐照在困窘生活中的一种真实体验。故其《劝鱼吟》云:“渊清人稀鱼可游,劝鱼

切勿亲金钩。”《放鱼歌》写“山翁”买鱼放生,警示云:“鱼乎鱼乎慎勿轻行复遭祸。”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道理人人都懂,临事却时常昏聩。此类寓言诗,诗旨落实到人情社会。

《灏湖作》写富贵无常,这是人们常常能够亲眼目睹的生活变迁,徐照以“灏湖”作比。春来水拍天,秋来水涸干,天地盈虚,富贵难保。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对当下的生活方式做出自我抉择。与此相似,《青鸠词》写人生无常。人生在世,如匆匆行客,“今人行古道,古道有行役”,古今相同。“明年花开人东西”,世事难料,不如“殷勤红杏花,彻宵对芳席”。诗歌引向及时行乐,也可以理解为重视当下。《古诗十九首·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徐照诗意与其近似。

上述三类题材的诗歌,是徐照体会民歌精髓,有意模仿之作,同时渗透了个人生活体验,以及对当下社会的批评和谴责。

二、关注女性题材

民歌最重要的主题是男女情爱。从汉乐府《上邪》,到南朝民歌,到唐代敦煌曲子词,到明代民歌《挂枝儿》等,男欢女爱、相思离别的诗篇数量最多。宋代文体分工比较明确,“诗言志,词言情”,词所言之情专指男女艳情,故宋代男女情爱的话题大致归入词体,宋诗极少涉及。柳永词多写市井男女艳俗之情,存诗三首,无一与艳情相关。其《鬲海歌》云:“鬲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鬻就汝输征。”^[4]其诗风完全承继白居易“惟歌生民病”之新乐府创作传统。李清照词多写夫妻恩爱相思之情,其《乌江》诗则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抒写澎湃的爱国激情,掷地有声。到了南宋,由于受到歌词创作的影响,个别作家突破诗词文体界限,创作少量以男女情爱为主题的诗歌^③。徐照既然模仿民歌创作,男女情爱当然成为最重要的主题。《芳兰轩诗集》第三卷现存作品中有二十八首女性题材作品,在其所存模仿民歌之作中所占的比例接近四分之三,其中多数写男女情思。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量,在宋代诗歌

创作中独树一帜。

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中男女情爱题材,先秦之后,大都集中于相思离别。先秦之后的社会婚姻习俗,大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没有婚前的接触和追求过程,男女情感多数产生于婚后,尤其是婚后长期的离别,更容易带来情感上的极大波动。文学来源于生活,诗歌所写,当然多数也只能是婚后的离别思念。徐照这类模拟民歌之作就是如此。例举两首诗歌:

络纬催寒断梦头,不眠双泪枕边流。屏风莫展江南画,寸地能生千里愁。(《江南曲》)

年半为郎妇,郎去戍采石。又云戍濠梁,不得真消息。半年无信归,独自守罗帏。西风吹妾寒,倩谁寄郎衣?姑老子在腹,忆郎损心目。愿郎征战早有功,生子有荫姑有封。(《征妇思》)

《江南曲》写思妇夜半梦醒之情景。思妇在络纬啼鸣声中惊醒,凄苦寒冷,无以复加。李白《长相思》云:“络纬秋啼金井栏,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眠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首句“络纬催寒断梦头”,将李白诗境融入当下氛围,“不眠双泪枕边流”就顺理成章。卧床所见,是屏风上的江南山水画,山一程,水一程,行人就是这样渐渐远去。睹物思情,梦中的相思之情此际更是汹涌而来。“寸地能生千里愁”,思妇心中已经郁积了多少思愁!“寸地”与“千里”的强烈对比,朴素而巧妙,深得民歌精髓。

《征妇思》写新婚离别。婚嫁仅半年,“郎”即应征戍边,夫妻离绝,毫无音讯。“采石”指长江边上的“采石矶”,位于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南宋高宗末年曾在此爆发著名的“采石矶之战”。“濠梁”是淮河的一条支流,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境内。南宋与金对峙,江淮即为边界,“戍采石”“戍濠梁”,非常有时代特色,只能发生在南宋时期。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长城”“玉门”“燕然”等代指边关,徐照在此则用“采石”“濠梁”,指向性很明确。因为“不得真消息”,所以无处寄征衣,思恋之情、关怀之意,皆无以寄托或寄达。思妇“独自守罗帏”,面对“姑老子在腹,忆郎损心目”的窘境,每日苦苦煎熬。结尾二句表达心愿,完全是痴人说梦。对普通兵卒而言,“生子有荫姑有封”,是天边的月亮,思妇

应该明了这一点。结尾故意采用痴人说梦法,或许是对年迈婆婆的安慰之辞,也是思妇自欺欺人、排解思情的努力。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常常处于弱势一方。在男女情爱过程中,女性也易受伤害,民歌对此有诸多表达,如汉乐府《上山采蘼芜》《白头吟》等。徐照《妾薄命》云:“初与君相知,便欲肠肺倾。只拟君肺肠,与妾相似生。徘徊几言笑,始悟非真情。妾情不可收,悔思泪盈盈。”倾肠付出,却不得真情回报,女子已经无法从恋情中摆脱,只有独自在“悔思泪盈盈”中咀嚼苦痛。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普遍悲剧之一。徐照《同地歌》再为女性发出怨苦之言:“堂前种黄葵,百结种葵畔。同地不同心,徒令永相见!”这是受骗后女子的控诉,徐照能够为女性发出这样的抗议声,也是难能可贵的。

古典诗歌有几种传统的女性题材创作,如宫怨、商女、采莲等,徐照都有涉及,显示其对女性题材的浓厚兴趣。这在宋代诗人中比较少见。这些诗篇并非民歌形式,文人化气息很浓,然因其题咏女性和模拟性极强,也被编入《芳兰轩诗集》第三卷。其《宫词》二首云:

睡眠蒙茸带宿醒,起来阶下探春晴。
满身花露听莺久,禁鼓重新打六更。

懒临妆架索朱帘,上得高台失宝钿。
内屋深屏多画杏,有谁独喜画双莲?

徐照一介平民,对宫廷生活完全不知,《宫词》只是模拟之作。但是,主题却异常鲜明:宫女的孤独寂寞和对情爱的隐隐向往。后宫佳丽无数,绝大多数都是孤独终老,正所谓“一生遂向空房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宫女生活富贵,衣食无忧,日常消遣大都是“探春”“听莺”“临妆”“上得高台”,无所事事,仿佛自由随意。然而,内心的寂寞永远无以排解。昨夜醉酒入眠,今日“睡眠蒙茸带宿醒”,久立听莺以至“满身花露”,今夜“六更”无眠,都是被这孤独情绪所驱使纠缠,深入骨髓的寂寞感噬咬着宫女的心灵。面对“深屏画杏”,宫女不禁追问:“有谁独喜画双莲?”并蒂双莲喻恩爱男女,宫女的愿望就被如此婉转地传递出来。徐照又有《宫怨》云:“杨柳枝疏见月痕,夜香烧了锁宫门。琵琶不有愁人听,谁识声中是怨言!”怨苦之意难以

遏制,借琵琶声予以倾吐。又有《昭君词》云:“琵琶弹得是胡音,上马低蛾泪滴襟。画匠枉教延寿死,相如作赋得黄金。”王昭君虽与陈阿娇命运不同,但悲剧下场是一致的。

“老大嫁作商人妇”之商女,也时而成为诗人咏题的对象。徐照《商人妇》云:“百尺樯竿过酒楼,竹标雉尾信风头。高鬟粉项商人妇,不识人间离别愁。”商女生活豪奢,“高鬟粉项”,却不知还有“人间离别愁”。这首诗明显是翻写“商女不知亡国恨”的主题,脱胎换骨,“亡国恨”替换为“离别愁”,更切合徐照的生活现实。诗题“商人妇”,采用新乐府法,更近似民歌。

“采莲”歌舞自六朝以来特别盛行,酒楼歌女时常以之取悦顾客,于是,“采莲”成为文人喜爱的女性题材^④。徐照有《采莲曲》二首:

行遍塘边不肯归,鸳鸯打起看双飞。
荷花近岸难攀折,蒲苇丛深露湿衣。
罗盖初收晚日阴,野凫飞起小鱼沉。
莲蓬摘下留空柄,把向船前探水深。

采莲女“行遍塘边不肯归”,看鸳鸯双飞,攀折荷花颇费周折,以至“深露湿衣”,这明显不是现实劳作的采莲女,而是隐喻男女情爱。所以,采莲女在湖中流连至“晚日”,细睹“野凫飞起”和小鱼沉潜,面对莲蓬空柄惆怅,又“船前探水”,都是因为情爱失落所引起,隐隐表达女子对情爱的渴求。这是徐照模拟前人《采莲曲》而作,承继了前人《采莲曲》男女情爱的主题,而不是现实听歌观舞之作。

南朝《采莲曲》,喜用“丝”“莲”“藕”等谐音字,隐约表达情思。宋词中有很好的继承,以欧阳修为例,其《蝶恋花》云:“折得莲茎丝未放,莲断丝牵,特地成惆怅。”^{[5]127}《渔家傲》云:“天与多情丝一把,谁厮惹?千条万缕萦心下。”^{[5]130}欧阳修词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民歌风味。徐照《自君之出矣》三首,就是用此南朝民歌法,云:“拆破唐人绢,经经是双丝。”“莲子种成荷,曷时可成藕?”徐照模拟民歌诗作,从题材到手法,有多方面的尝试。

与《采莲曲》相似,徐照还有一首《采兰曲》:“门前春水青如罗,采兰船小长经过。未须折兰喜相赠,见此自令忧思多。”采兰而无人可赠,当然令人“忧思多”。这首诗主题与《采莲曲》完全相同,

是徐照独具匠心的拓展。前人诗歌极少写采兰,寥寥几首写采兰者,都与男女情思无关。如岑参《送陶铣弃举荆南覲省》:“采兰度汉水,问绢过荆州。”^{[6]2099}高适《送萧十八与房侍御回还》:“辛勤采兰咏,款曲翰林主。”^{[6]2199}白居易《思归》:“冬积温席恋,春违采兰期。”^{[6]4775}徐照拓展为写男女情爱,与其特别关注这类题材相关。

男女情爱题材之外,徐照偶尔也关注到女性的日常生活情态,这些都是文人诗中比较罕见的。儒家倡导“诗言志”,故女性日常生活题材就被排除在诗歌之外,除非以其作“臣妾”等政治隐喻,在诗歌中才会有一席之地。民歌中则不乏此类题材,如汉乐府名篇《陌上桑》《妇病行》等。徐照诗歌中则有多篇诗作,举两首为例:

中妇扫蚕蚁,挈篮桑树间。小姑摘新茶,日斜下前山。(《春日曲》)
富女易生骄,贫女难保节。殷勤路上花,行人意先折。(《路上花》)

《春日曲》写女子春日的辛勤劳作,中妇小姑,扫蚕摘茶,直至日斜,这显然是普通人家妇女。画面颇有乡土气,清新朴素,别有审美情趣。《路上花》写“贫女难保节”的悲苦生涯,以“富女”反衬,以“路上花”作比,充满对“贫女”的同情。徐照对社会下层生活有更多的体验和了解,诗歌创作中时有体现。

《阳春白雪》选录徐照词五首^⑤,都是写闺中情思,可以与徐照模拟民歌诗作对照阅读。唯模拟民歌之作中的女主人公是“郎妇”,是留守家中的妻子;歌词中的女主人公通常是歌伎,身份不同,抒写情调有所区别。

先以《清平乐》为例,写少女日常生活之欢快,云:

绿围红绕,一枕屏山晓。怪得今朝偏起早,笑道牡丹开了。迎人卷上珠帘,小螺未拂眉尖。贪教玉笼鹦鹉,杨花飞满妆奁。

该女子显然未到为情所困的年岁,闺中生活无忧无虑。春日早起,户外,“绿围红绕”,牡丹盛开;闺中,赏玩玉笼鹦鹉,杨花飞上妆台。少女的活泼和贪玩,如在眼前。宋词多写“年纪方当笄岁,刚被风流沾惹”(柳永《斗百花》)的歌伎,徐照这首词也在写这样一位女子,故带有浓浓的旁观者赏玩眼光。

其余四首词都是写女子离别相思。举其《阮郎归》为例：

绿杨庭户静沉沉，杨花吹满襟。晚来闲向水边寻，惊飞双浴禽。分别后，忍登临，暮寒天气阴。妾心移得在君心，方知人恨深。

同样是“杨花吹满襟”的大好春日，闺人为情所困，情绪阑珊。傍晚徘徊水边，肯定在寻觅当初两个人共游的踪迹。双禽惊飞，更反衬出闺中的孤独。下阕总写一笔，分别后为情所苦，尤其是遇见“暮寒天气阴”的时节。思念至极，不禁怨恨行人，只有“妾心移得在君心”，才能明白闺人被离思所折磨的苦痛，或许才懂得归来团聚。宋词擅写离情，徐照词亦如此。其《瑞鹧鸪》云：“恰似剪刀裁破恨，半随妾处半随君。”《南歌子》云：“相思无处说相思，笑把画罗小扇，觅春词。”《玉楼春》云：“妾身不畏浙江风，飞去飞来方瞬息。”这些女子身份既非妻子，思念就没有了对行人生活冷暖的细微关怀，这是宋词的普遍现象。

与徐照诗歌比较，其以歌词写离情更加得心应手。唯歌词不为时人所重视，家刻本诗集不予收录，仅赖《阳春白雪》留存五首，令人惋惜。

三、拓展创作手法

对于擅写山水的徐照来说，模拟民歌是另类创作，其创作方法也有另类拓展。

徐照自称“唐世吟诗侣”，或叶适等时人称道徐照“复言唐诗”，都是强调承继唐人五律作法，擅长五律创作。徐照诗集中五律有一百五十余首，约占存今诗歌的百分之六十，充分说明其喜爱和擅长程度。当徐照模拟民歌之作时，其所擅长无意之间就会表现出来，同时又有所突破。例举两首：

易得君知音，难得君知心。纵然恩意短，宁使言语深！渴饮贪泉水，倦怠恶木阴。饶涉不美名，曷可消烦襟？（《古怨曲》）

猛虎出林行，咆哮取人食。居人虑虎至，荆棘挂墙壁。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侧。人兮不如虎，甘心堕荆棘。（《猛虎行》）

《古怨曲》写闺中思妇独居心烦意乱时对行人的种种揣度，亦隐隐谴责男子的负心；《猛虎

行》写人蠢不如兽，“甘心堕荆棘”，题材分别涉及女性题材和社会现实两个方面。格式都是受到五律的影响，然而，作为模拟民歌之作，又更加随意自由。如《猛虎行》中间“居人虑虎至，荆棘挂墙壁。虎乃爱其身，惊遁不近侧”四句，都不是严格的对仗。又如，两首诗歌的口语化程度都较高，也不追求平仄相对的音韵效果，与格律诗雅致工整的文风不同。

民歌相对短小精策，徐照模拟之作格式方面更多向绝句靠拢，似五七言绝句诗作有二十八首，占模拟诗作的多数。《芳兰轩诗集》前二卷仅十六首七绝，无五绝，模拟民歌之作亦以七绝占多数。上文例举的《春日曲》《路上花》《缲丝曲》《同地歌》乃五绝，《灞湖作》《练波曲》《采莲曲》《采兰曲》《江南曲》《商人妇》《昭君词》《宫词》《宫怨》《劝鱼吟》乃七绝。再来例举数首：

湘江无潮水，日夜一向流。别心无彼此，两处各悠悠。（《湘江曲》）

小竖驱牛羊，日照下山道。山翁家业贫，青松不得老。（《山中吟》）

嫩叶吹风不自持，浅黄微绿映清池。玉人未识分离恨，折向堂前学画眉。（《柳叶词》）

睡起胡蜂已退衙，袖中犹带郁金香。懒拈青扇遮微雨，斗摘庭前紫笑花。（《美人睡起曲》）

《湘江曲》《山中吟》为五绝格式，一写相思，一写山翁生涯，《山中吟》更似夫子自道。《柳叶词》《美人睡起曲》为七绝格式，皆为女性题材，欣赏女子日常轻松欢快或慵懒无忧的生活状态。徐照山水诗大都为五律，模拟民歌之作大都为五七言绝句，诗歌形式方面迥然有别。

民歌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通俗易懂，口语化程度极高。徐照模拟民歌诗作，同样具备这一特征，上文例举的诗篇都有充分的显示，与他山水诗的风格迥然不同。再以《冬冬鼓》为例：

前鼓冬冬后鼓冬冬声一同。忽然声近忽声远，又是东风西风南北风。

民歌中儿歌或童谣一类，有完全无厘头的趁韵之作，也有简单吟唱一时或一地风俗活动与习惯者，徐照这首诗歌就类似童谣。其中，仿佛是在呈现江南民间活动击鼓时的欢快场景，或者是传递民间欢闹的一种气氛。诗人就是用

通俗的口语构成欢快喧闹的氛围。徐照尝试模仿民歌,非常用心,连这种通俗的童谣都有模仿创作。

当然,作为文人模仿之作,徐照这类诗歌文人化气息也较明显。徐照模拟民歌之作诗题大都模仿旧题乐府,采用的是新乐府的做法,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在民歌类型中,徐照多数模拟之作向乐府靠拢。汉乐府经历魏晋六朝唐宋,到南宋徐照时期,与纯粹的民歌有了相当的距离,呈现出更多的文人诗风貌,徐照模拟民歌之作就是如此。上文例举的《宫词》《宫怨》等作品,就完全是文人诗的风貌,诗歌语言也更加雅丽精致。

南宋诗坛及其后来文人,都非常看重“四灵”摒弃“江西诗派”,自成流派。《沧浪诗话·诗辨》云:“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宗派。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7]四库馆臣则云:“江西一派,由北宋以逮南宋,其行最久。久而弊生,于是永嘉一派以晚唐体矫之,而永嘉四灵出焉。”^{[2]1410}人们甚至断言:“宗江西流派者,则难听四灵之音调。”^[8]这些阅读印象和总结论述,都是针对“四灵”学习姚合、贾岛之作而言,而非“四灵”诗的全貌。仅就徐照模拟民歌诗作而论,诗人就有意学习“江西诗派”作法,且能够达到得心应手的娴熟地步。举两首诗歌为例:

阿对泉头春黑菘,萁然豆煮虫泣锅。蜀姜作芼吴盐和,琥珀香烂云子乌。不数肉瓮夸安胡,老妻热贮儿怒呼。饥雷欲转藜肠枯,政须一饱百不图。君不见:牛觫觫,乌毕逋,蟹躁扰,鱼喁嚅。玉脂泣鼎抗血糊,万钱方丈胡为乎!莫笑庾郎一事无食鲑,长有二十七种园中蔬。催儿挂豆更栽芋,坡老自谓我亦识字耕田夫。(《釜下吟》)

山川匪遥远,行人未回车。欲语昨宵梦,忽接今朝书。啼鸟在屋上,绿草生庭除。仰看日月光,照知子衿裾。(《未回车》)

《釜下吟》借曹植“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诗意,翻新出奇,不写骨肉相残之人伦悲剧,转写贫富悬殊之社会弊病。贫者饥肠辘辘,图一饱而难得;富者“万钱方丈”,穷奢极欲。这首诗在徐

照全部诗作中别具价值,不仅是新乐府的民歌式创作,更是承继“江西诗派”的成功之作。诗歌明显用“脱胎换骨”法写作,其间多用典故,“点铁成金”处时时可见。如开篇“阿对泉”,在今河南省灵宝市,因汉代杨震家僮阿对引泉灌蔬而得名。唐代吴融《闾乡寓居·阿对泉》云:“五陵年少如相问,阿对泉头一布衣。”^{[6]7877}这里既代指处于贫窘生活状态中的自己,也泛指生活贫困的社会底层民众。结尾“庾郎”“坡老”,分别用南朝庾杲之和宋朝苏轼典故。《南齐书·庾杲之传》:“谁谓庾郎贫,食鲑常有二十七种。”^[9]后以此典代指清贫。又,苏轼晚年贬谪海南,某日其子苏过以山芋制作玉糝羹,苏轼有诗,题云:“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绝无此味也。”^⑥在穷愁潦倒中保持开朗幽默。徐照用这两个典故言己穷苦生涯,亦泛言社会下层寒士之穷苦,同时不失风趣幽默。这些都是“江西诗派”最为成功的创作经验。后人强调“四灵”矫江西之失^{[2]1390},其实,“四灵”时而又汲取“江西诗派”的成功创作经验,为己所用。这就是此诗的特殊意义所在。

《未回车》写接到行人来信后闺妇细腻的心理活动。行人离家不远,所谓“山川匪遥远”,但是不能回车返乡,闺妇只能在思念中煎熬,以至夜夜梦见。闺妇正欲去信诉说昨夜梦中情景,却收到了行人的“今朝书”。读信后的感受,诗人以“啼鸟在屋上,绿草生庭除”二句景物烘托,此为徐照所擅长。屋外景致,既清爽又孤寂,正是闺妇当下既感欣慰又倍加思恋的情感写照。由“今朝书”引发的浓浓思情,借“仰看日月光”抒发。此地所见“日月光”,正照在彼地“子衿裾”。“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结尾写景却巧妙融入典故,正是“江西诗派”倡导的“点铁成金”手法。“照知子衿裾”又有一份对行人冷暖的细致关心。这首诗前半篇叙事,后半篇写景,通过景物传达闺妇内心活动,含蓄隽永,改变了民歌直白平实的风格,文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未回车》的句式、对仗都遵循了五律格式,但又非严格的五律,受五律影响的痕迹明显。

两首诗歌,一写社会贫富问题,一写女子断肠思念,正是徐照模拟民歌的两大主题,都是承

继“江西诗派”之成功诗作。此外,上文例举《商人妇》用“脱胎换骨”法翻新主题;《江南曲》首句“点铁成金”,融入李白《长相思》诗意,徐照在模拟民歌之作中有意识地运用了“江西诗派”的创作手法。徐照以五律格式写山水或其他士人生活,便有意走出“江西”,回归“唐音”。当他模拟民歌创作时,有意尝试多种创作手段,呈现多样创作风格。其中,以“江西诗派”法写作,即为一种。强调“四灵”走出“江西”,前提是必须熟悉“江西”,因熟悉而有所继承和发扬,在创作中则成为必然。四库馆臣又说:“宋之末年,江西一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2]¹⁷¹³南宋中后期声势浩大的江湖诗派,滥觞于“四灵”,“四灵”创作中汲取了“江西诗派”的某些精髓,才为两者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这种创作现象,在徐照模拟民歌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徐照在“习唐音”之外,创作手法的另类拓展。

“四灵”之中,唯有徐照创作了一卷模拟民歌诗作,表现出对不同诗歌体式和题材的浓厚兴趣。徐照于此突破了“因狭出奇”的创作路径,开拓出与其山水诗不同风格类型的作品。徐照这类作品,构成“四灵”创作的另一个方面,给当时诗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创作经验。

注释

①徐照诗集版本流传,详见《永嘉四灵诗集·前言》,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撰,陈增杰校点:《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2页。②参见傅

璇琮等主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卷二六七〇,第50册,第31362-31369页。又,本文所引徐照诗歌皆出自《全宋诗》卷二六七〇至卷二六七二,后文不再出注。③参见诸葛忆兵:《论戴复古诗词之同调》,《河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诸葛忆兵:《论陆游艳词情诗之同调》,《江淮论坛》2022年第2期。④参见诸葛忆兵:《“采莲”杂考——兼谈“采莲”类题材唐宋诗词的阅读理解》,《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⑤分别为《瑞鹧鸪》《南歌子》《清平乐》《阮郎归》《玉楼春》,参见赵闻礼选编、葛渭君校点:《阳春白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4、247、295、301、382页。⑥苏轼撰、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载《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绝。天上酥陀则不可知,人间决无此味也》:“香似龙涎仍酹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齏脍,轻比东坡玉糝羹。”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17页。

参考文献

- [1]叶适.叶适集[M].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 [2]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3]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70.
- [4]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1840.
-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 [6]彭定求,等.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7]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6-27.
- [8]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4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43.
- [9]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15.

Discussions on Xu Zhao's 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

Zhuge Yibing

Abstract: The Four Poets in Yongjia are famous for their landscape poems. However, there are about 40 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 among the extant works of one of the four poets, Xu Zhao. All these mimetic poems are included in chapter 3 of his *Fanglanxuan Collection of Poems*, which show that Xu Zhao has a broad writing perspective and an in-depth exploration of poetic models. First of all, these poems reflect the sufferings of people's livelihood, especially the aftermath of war. The poems also reflect folk wisdom. Second, most of the 40 mimetic poems are related to the female themes, especially on missing and farewell, which can be read along with his 5 extant Ci works. When writing these mimetic poems, Xu Zhao expands writing techniques consciously. These mimetic poems are usually four-line poems with 5 or 7 characters per line and are filled with colloquialism. Therefore, they are easy to understand. Xu Zhao also learns from the Jiangxi Poetic School. He has some successful works using Jiangxi Poetic School's writing techniques of snatching the embryo and Midas touch.

Key words: Xu Zhao; mimetic poems of folk songs; social reality; female themes; alternative writing

[责任编辑/晨 潇]